

· 冯骥才：摄影是永远的记忆

2005-03-15

大木

不管是否有意识的行为，拍摄正在消失的古建筑、古村落、古民俗已在摄影界蔚然成风，中国摄影家协会民族民间文化摄影委员会的成立，更赋予用相机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留影的摄影人以新使命。借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召开之机，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文联副主席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、天津市文联主席，中国摄影家协会民族民间文化摄影委员会顾问、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。

摄影是重要的抢救手段

记者（以下简称“记”）：您为中国的民间文化抢救做了大量工作，能否谈谈摄影手段在这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？

冯骥才（以下简称“冯”）：摄影是民间文化抢救的重要方面。我们的普查工作留下的不仅要有文字记录，还要有形象记录；形象记录不仅要有静态的摄影记录，还要有动态的摄像记录。所以，我们全方位地调动现代科学手段来记录我国现存的活态文化遗产，三种手段并用，摄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。

比如，我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做中国木版年画普查时，对年画制作的口诀、内容，可以用文字记录，其制作过程虽然也可形之于文字，但必须得用相机拍摄下来，只有这样，我们的后代才能够形象地看到先人制作年画的方式。另外，我们的普查工作是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进行，既有民俗学的，又有美学的，还有人类学的。对于天津杨柳青或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年画产地，我们首先要用摄影方式记录这些地区的自然和历史环境，从当地的农作物、村落、街道到人们生活的状态，然后才会拍摄年画作坊、年画艺人和制作过程、制作工具和材料，最后拍摄艺人的日常生活和当地民俗、年画张贴方式等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摄影与文字同步。

再比如，民间歌谣、民间传说、民间故事等看起来只能用文字记录，但同样需要照片和录像资料，比如对民间艺人的形象、演唱的种种姿态、艺人与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关系等，都需要用照片记录。

在民间文化普查中，摄影是一条重要线索，而不仅仅是文字记录的辅助手段。

拍摄是最无奈的选择

记：据了解，您前些年曾组织多名摄影家对天津老城进行了抢救式的摄影记录，是出于什么考虑？这种记录起到了什么作用？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？

冯：我们的城市改造让许多老城消失得太快了，城市的性格和特色马上会化为乌有。作为城市标志之一的建筑不仅是供我们使用的空间，更是历史的见证和审美的体现，存有大量的人文记忆。随着一些旧建筑的拆除，这些附加的东西也随之消失。对于部分旧的建筑，我们可以呼吁保护下来，因为通过我们呼吁保护下来的例子太少，所以，我们只有在建筑拆掉前把它记录下来，这恐怕也是一种最无奈但却最重要的方式。

像李玉祥等摄影家做了大量工作，把许多已消失的古村落记录下来，可以让后代看到先人的居住状况、审美情趣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等，为我们保留下来大量的古建筑资料及其体现的地域特色。

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天津老城要拆迁改造，我们组织专家对老城进行了“地毯式”的拍摄记录，一共拍摄了三四万张照片，当时有将近100名摄影家参与。天津市摄影家协会的一些很优秀的摄影家都参与进来，我为这些摄影家感到骄傲，他们有文化素质和文化眼光，在当时就感到这些建筑影像的珍贵。这种拍摄记录与艺术创作不同，要服务于记录和内容，不能有更多创作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甘于做这种非常艰苦、用时长、工作量大且很耗资的工作，为城市留下一份非常珍贵的视觉遗产。我们后来用15：1到18：1的比例，选了两千多张照片，印了四本大画册，这四本画册都是我个人筹资印刷的，不少是拿我本人的画换来的钱。我给城市管理部门和有关领导每人送了一套画册，在每本画册前我都写了这样一句话：这是你们心爱的城市！这对唤起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重视城市遗产的保护起到很大作用。比如天津的五大道是小洋楼聚居的地方，正因为我们拍摄出版了几本小洋楼风情的画册送给市领导，一方面画册拍摄得

好，制作精美，另一方面深圳雅昌的印刷也很好，使很多市领导认识到天津的漂亮，后来将这个地区确定为重点保护地区，下文件保护五大道，这是与摄影家的工作分不开的。

在天津，我还用摄影手段做了一些保护工作，如对天津发源地大直沽的保护，对沽衣街的保护，有很多摄影家跟我一起做，他们都爬到很高很危险的地方去拍摄记录。这些照片在去年天津建城600周年时举办了专题展览，对老百姓重温 and 怀念自己的城市起到很大作用，如果没有照片，我们的记忆就是一片空白。

摄影家要学视觉人类学

记：您认为摄影界对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化抢救，应该做哪些工作？

冯：我认为，第一，摄影家不仅应该做艺术事业，应该站在更高的大文化角度来关注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和文化命运。在世界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下，我们的文化正大量失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少数民族和偏远地区的民族和地方文化也在大量消亡，民俗和活态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化，如果我们这代摄影人不拍摄的话，后代人会永远看不到。摄影要起记忆的作用，我们的摄影记忆说到底是在为后代人做事，摄影家要有这样的文化责任，这也是时代赋予的使命。

第二，世界摄影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门新学科——视觉人类学，用人类学的眼光来摄影，如美国《国家地理》杂志的摄影师就用全新角度来拍摄大自然、拍摄动物，拍摄人居环境内容的影片和照片，为人类留下很多重要精神遗产，这种方式也使得他们的摄影表现内涵丰富了，底蕴丰厚了，从普通生活里发现和拍摄了许多有人文价值的东西。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摄影家对视觉人类学有兴趣，去学习人类学、民俗学和艺术学，这样不仅摄影的内容和形式会丰富，更重要的是可为民族多做一些事情。这只有摄影家才能做到。

记：您如何看待您的小说《三寸金莲》图文版中配发的那些表现类似裹脚等落后文化现象的摄影专题？

冯：作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来讲，没有落后和先进之说，到我们书案上进行研究和批评时才会有先进和落后之分。作为素材，我们要严格按照历史原貌予以拍摄记录，记录下来后我们才能看到真相，看到真相，我们的批评才会有力量，否则就会无的放矢。

摄影要表现生活的本真

记：您喜欢摄影吗？您如何看待摄影？

冯：我本人喜欢摄影，拍了大量东西，我写的五六本海外游记，里边的照片大部分都是自己拍的。我不是职业摄影工作者，水平不高，但我很佩服摄影家，他们能把普通人常见的东西精微、准确地表现出来，并把自己的情感融进镜头，把现存的事物化作永远存在的画面。摄影艺术的本质是把瞬间变为永恒。我的小说也同样是把现实生活记录下来，让后代知道我们在怎样的一个历史和自然环境里生活，这也是艺术的共同目的。

我觉得摄影是其他艺术很难代替的，具有强烈的真实震撼力，摄影本身就是无可辩驳的。只要拍下来，就达到了白纸黑字的效果。既然我们认识到摄影的真实，摄影家就有责任去表现生活的真实。当然，生活中一切的事物都有假相，摄影家也需要去伪存真，赤裸裸地表现生活的本真。

 说几句 & 看看别人说了什么



想了解 **摄影界** 最新动态?

版权所有 中国摄影家协会

未经同意，不得转载、使用和链接本站内容，违者必究!!

Copyright (C) China Photographers Associ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